

## 一字一生 墨香如故

——追忆桂林日报社校对老师赵世铮

□林秀文

作为与他共事十多载的老同事，我始终感念他对报业的深耕、对文字的较真。

赵先生工作的案头，永远放着三样东西：红笔、老花镜，还有一壶总是凉透了的茶。陪伴他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。他总说，校对的笔要像医生手里的手术刀，要一个字一个字地“解剖”过去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。记得有一次，一篇稿子里用了“七月流火”这个词来形容天气的炎热，赵先生觉得不妥，非要查典籍，还翻出《诗经》来，证实这个词说的是天气转凉的，应该是用错了。写稿的记者不太服气，赵先生就把整段考证写下来，贴在报样旁边，密密麻麻的红字，比稿件原文还长。

报社的校对岗位人来人往，好多人换到了其他岗位，只有他，始终坐在那个安静的角落。窗外的城市高楼渐起，报纸的版式几经更迭，从铅字排版到激光照排，从黑白印刷到彩色呈现，唯有他手中的红笔，始终未曾放下。

赵先生总觉得，报纸是白纸黑字的东西，错字错句被印刷出来就钉在那里，再也改不了了。而校对是报纸的“最后一道防线”，所以，每个字他都极为较真。标题措辞、字词规范、标点用法、排版逻辑，皆逐一推敲、分毫不让，常言“一字之差，便是对读者不负责任”。凭借这份极致严谨，他练就“火眼金睛”，成为报社公认的“活字典”，生僻字词、本地典故、新闻体例，无不烂熟于心。他改过的稿子，像被犁过的地，每一寸都被仔细翻检过，才放心交给下一道工序。

曾有人问赵先生，您拿着编外聘用的薪酬，做什么事差不多就行了，没必要那么较真吧。他说，哪怕一辈子做编外工作，只要能每天与报纸为伴，再辛苦也值了。他说“值了”的时候，眼里有光。那是一种很纯

粹的光，不是因为希望得到什么，而是因为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。

赵先生爱文字，简直爱到了骨子里。报纸上的每一个字，在他眼里都是有生命的。他常说，字和人一样，站对了地方就好看，站错了地方就别扭。一个标点符号，用对了，文章就有了呼吸，用错了，就像人喘不上气。

他把校对当成了一门手艺，像老木匠刨木头，像老裁缝缝衣裳，一刨一针都见功夫，他的功夫，则在于对一字一句的较真。

赵先生的手指指节粗大，那是握了一辈子子笔的手。改错字的时候，手腕悬着，一笔一画，认认真真。有时候我半夜走进值班室，站在赵先生身后看他工作。他背影清瘦，肩胛骨高高耸起，看上去格外单薄。但在后辈的编辑和校对眼里，这单薄的身影，却像一座小小的山。因为对待后辈，赵先生总是毫无保留、倾囊相授，手把手传授校对技巧，叮嘱后辈“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初心”。他还将数十年经验整理成文，在《新闻出版报》《广西新闻出版》等刊物发表《校对工作的“三心”之道》《常见文字差错辨析》等心得，把严谨作风与责任担当传递给更多人。

即使在前些年退出校对岗位回家休养以后，赵先生也从未真正离开过报社。他依旧每日购买报纸研读，不仅自己看，还买来送给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。一旦发现差错，他便认真标注整理。即便他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，却仍执着每天夹着报纸专程赶到报社来，逐一向校对、编辑、记者指出错误，耐心探讨修改思路，那份执着与认真，丝毫不亚于在岗之时。

赵先生一生纯粹，纯粹到生活中只剩下报纸。

他曾日积月累积攒了一座“报山”，那是几十年里，凡是他认为比较好的文章、报纸，从创刊号到每日新刊，从地方新闻到全国要闻，从泛黄旧报到崭新版面，他都收集下来，层层叠叠、堆积如山。它们不仅记录着桂林报业的发展轨迹，更沉淀着他一生校对工作的经验与心血，是研究报业史、传承校对工匠精神的珍贵史料。赵先生将它们锁在房中，视若性命，那是他一生的骄傲，更是他精神世界的灯塔。

这座“报山”，是赵先生数十年心血凝成的结晶。

可老伴与他，仿佛活在两个世界里。他视报纸如生命，老伴则看见满屋子藏着的“报山”就头皮发麻。最终，在赵先生不知

情的情况下，老伴将他视若珍宝的报纸悉数处理变卖。等他发现时，早已追悔莫及，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

这件事对他打击至深，为此黯然神伤，几度落泪。那些承载着毕生心血的珍贵报册，终究因不被理解而散失殆尽。毕生所守，一朝散尽。对将报纸视作精神生命的赵先生而言，这无异于精神支柱的轰然倒塌。心无所寄，魂无所依，不久之后，他便带着这份深深的遗憾，离开了人世。

知道此事，我也心痛不已。

倘若这些报纸尚存，我们完全可以建起一座小型报史馆，将赵先生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与报业初心代代相传，让后人看见文字的重量、看见坚守的力量。这份遗憾，不只是我个人的痛，更是报社的痛、报业的痛。

联想到这座已遗失的“报山”，赵世铮这个平凡的名字，也因此变得格外厚重。他代表着这样一群人：一生默默无闻，却倾尽心血，默默守护着心中的坚守。他们像报纸上一个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的标点符号，平时没有人在意，但如果拿走一个，句子就乱了，意思就歪了，文章也就不成那个文章了。正如赵先生用半生心血收集整理的那座“报山”，里面藏着他们无数个夜晚用心纠正的错别字——它们散落在三十余年的报纸里，像撒进大海的盐，看似消融无痕，却早已让这片海有了不一样的味道。

而赵先生走的时候，也像化在海水里的一粒细盐，离去得静悄悄。直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前来接运遗体，人们才知道，他生前早已默默签下了遗体捐赠协议。不禁令人感叹：老先生一生品行高洁，到了最后，依旧初心不改。这是一位普通人为自己人生画上的最后一个标点，圆润完整，充盈而饱满。

真希望，那些被赵先生一字一句校阅过的报纸，还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，纸页泛黄，却洁净如初，一如他那颗纯粹澄澈的心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作为共事多年的同事，赵先生留给报社、留给后来的晚辈们的，远不止改对错别字的技巧，更是一种信念：世间每一个字，都值得被认真对待；人生许多事，都值得用心坚守。我们对待文字的态度，便是对待世界的态度。

今撰此文，追忆赵先生生平，致敬其高洁风骨。愿先生精神伴墨香长存，风范永驻。

## 远去的呼唤

□周俊远

临近清明的天，总是细雨纷纷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来到长满青草的坟前，给奶奶上香。

记忆里，奶奶身体不好，端水、搀挽，总是我主动料理。“远！起床了……”这是她每天早上对贪睡的我必说的话。有空时，我总神气十足地与她聊天，摸摸她布满皱纹的脸，或轻轻捏捏她的鼻子。奶奶总是笑眯眯地说我“手多”——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。

1994年，我升入中学，从此很少长时间在家，每月只与奶奶见一两两面。每次见面，嘘寒问暖总少不了。返校时，她总拄着拐杖立在院坪高处，默默目送我远去，那模样，满是失落。

后来我参加了工作，有时因故晚归。每每这时，奶奶会不安地说：“这么晚才回，肚子饿了吧？……”可我知道，能和我一起吃说话、吃饭，她感到许多安慰。每天我能按时到家，是她最欣慰的事。若迟了些，总能看到她坐在院坪上，出神地望着门口，显得有些凄凉，仿佛在等待什么。

天气转凉，奶奶病情加重，行走愈发困难。望着她，我心头涌起一阵酸楚——到底怎样才能让她渡过难关？

记得是在“五一”佳节，人们欢度节日时，奶奶走完了最后的岁月，如同五月的流水悄然逝去。整间屋子失去了往日的欢乐，我心里也生出一种模糊的寂寞。

烟雾缭绕中，我想起奶奶年轻时总是起早贪黑；古井边道路长满青苔，堆满垃圾，是她清理的；村路边行人脚脏的小水井脏了，也是她细心洗净，让行人又能喝上甘泉。年迈时，看到子孙和睦，是她最大的安慰。

如今奶奶走了，给我留下了长长的思念。我的眼睛模糊了——是雨水打湿的，还是泪水？望着面前的泥土与青草，老人生前的一幕幕在眼前浮现。

奶奶，安息吧。

## 又见一抹山葱绿

□秦慧玲

“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只生愁。”清明时节，春雨绵绵，大地上芳草萋萋。那日，我站在家乡的后山山脚，瞥见一抹抹新绿——那一簇簇青绿色的山葱在雨水里静默着，在山上的黄土地上吐露着幽香。那一抹抹山葱的绿，是我的一丝丝希冀。

家乡的后山巍峨耸立，我的爷爷奶奶长眠于此。记忆中，每年临近清明时节，山上的山葱就已经长成。我们上山扫墓，都会采摘一些山葱回家做菜，尤其是爷爷奶奶去世后。

初识山葱，得追溯到十年前，那时我的爷爷还在人世。依稀记得那年清明也是雨纷纷，爷爷穿着一双黑胶雨鞋，他和蔼慈祥的脸在我心中闪着光。他拿着一把比他矮的铁锹，卖力地为祖先的墓铲除野草。

“丫头，过来看看，爷爷找到了宝……”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株株野葱。“爷爷带回家用它做好吃的给你尝尝！”爷爷笑着说。

初尝山葱，赞不绝口。次日，裹满黄泥土的山葱在井水的冲洗下，缓缓露出葱白。爷爷双手娴熟地把山葱切段，在灶上架起他的小炒锅。锅里是干柴燃起的熊熊烈焰，不一会儿，锅里的几滴水蒸发掉，锅中“嗞嗞”作响。爷爷不急不慢地用铲子把一小块猪油铲到锅里，猪油遇热化开。他又把瓶里的豆酱倒入锅中，翻炒，不一会儿，豆酱的香味立刻飘散在爷爷的土坯房里。爷爷把切段的葱放入锅中与豆酱同炒，山葱的香与豆酱的香融合在一起，让我垂涎三尺。那日，我吃了三碗饭，第一次发现山葱那么香。

近日在后山山脚，无意中发几株山葱。我跑过去采摘，生怕被别人抢先。我学着爷爷当年的模样，洗净山葱，切段，放豆酱与山葱翻炒。不一会儿，香味扑鼻，心里却明白，这一碗山葱炒豆酱，远远没有当年爷爷做的那般香。

站在楼顶眺望后山，一抹抹山葱的新绿，满山的春色，我嘴角轻扬。看着远方那两个并排着的墓碑，我在心中默默道了一声珍重。有了山葱的陪伴，我想你们的梦里也会弥漫着山葱的清香。

又见一抹山葱绿，嗅得满山野葱香。一株株山葱在雨中欢笑着……

## 风吹柳花思念长

□诸葛保满

无论风雨如何肆虐，始终坚守着自家的土地，守护着我们的家园。

犹记小时候，每至清明，父亲总会带着我来到河畔插柳。河水潺潺流淌，岸边的柳树垂下嫩绿的枝条。父亲拿起一根柳枝，娴熟地插入松软的泥土中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这些柳枝日后定能长成参天大树。”

插柳间隙，父亲还会跟我讲述与柳相关的人文习俗。他说，古人折柳送别，是因为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意在表达希望留住远行之人的心意。他又道，柳树的适应能力极强，插在哪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，从不挑剔环境优

劣。遇到狂风，它便弯弯腰；风停之后，又挺直身躯。他教导我，做人也要像柳树这般，遭遇困难挫折时要学会适时低头，过后重新振作，坚韧地直面生活。父亲这些质朴无华的话语，犹如生命力旺盛的柳枝，深深地种进了我的心田。在后来的学习与工作中，不论遇到多少次困难和挫折，不管工作岗位怎样变动，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回味父亲的教诲，像柳树一样，遇到狂风就弯弯腰，风停后便挺直身板昂扬向上。就这样，小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，成长为一名小有成就的媒体人。

岁月匆匆，时光无情。十年前，八十六岁高龄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。那一日，天

空飘着蒙蒙细雨，正如我沉痛的心情。我伫立在父亲的墓前，望着周围在风中轻轻摇曳的柳树，恍惚间，父亲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。他依旧那般慈祥地笑着，仿佛还在小溪边叮嘱我要像柳树一样坚强……

如今，又是一年清明至，风吹柳花，漫天纷飞。我独自来到曾经与父亲一同插柳的河畔，望着那些茁壮成长的柳树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，此时此刻，对父亲的思念如汹涌的潮水般涌上心头。我多么渴望能再聆听一次父亲的谆谆教诲，再与他一起插柳，然而这一切都已化作美好的回忆，只能永存心间。

## 母亲的披肩

□李一萍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邻里间借还柴米油盐、农具钱款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我至今记得陪母亲还米的场景：家中量米的木“升”底小口大，借还米粮本应刮平斗斛，以示公平，可母亲却执意将米堆成尖，不肯刮平，还不向邻居道谢。路上她叮嘱我：“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多还一点，才不负人家相助。”这朴素的话语，成了我最早的品德启蒙，让我懂得诚信与感恩。

母亲的披肩也曾多次被舅妈借用，她每次都爽快应允，从不吝啬。一次寒冬，舅妈将披肩搭在火堆旁的椅背上，不慎洒落烧出几个破洞。归还时舅妈满心愧疚，母亲虽满心惋惜，却也只是一笑而过，依旧日日披着

它奔波操劳。以当时的家境，处处都要花钱，根本无力再添置新披肩。可在年少的眼里，破了洞的披肩不再完美，往日的喜爱渐渐淡去，再也不肯披在身上，只远远看着它陪伴母亲辗转操劳。

后来我远赴外地求学，离家渐远；毕业后定居桂林，仅暑假回家探亲，便极少再见到那条披肩。再往后，各式帽子日渐流行，加之岁月久远，母亲的披肩彻底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
可它从未真正离开，始终在我心底珍藏，如一朵常开不败的花。2013年冬日，我忽然想起母亲的披肩，猛然醒悟：岁月借走了母亲珍爱的披肩，我为何不能还她一

条？既还她一份完整，也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。我满怀热忱地走遍桂林街巷，四处寻觅相似的披肩，可要么因气候原因无此类货品，要么便是花哨的旅游纪念品，始终未能如愿。我甚至想托北方朋友帮忙寻找，却因种种缘由未能成行。

未曾想2015年农历年底，母亲突发疾病离世，我想归还披肩的心愿，终究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此生再无机会，为母亲寻回那条她心爱的披肩，只余下满心怅然与追悔。

母亲的披肩，裹着寒冬的温暖，藏着质朴的教诲，载着绵长的思念，成为我生命里一道永远无法磨灭的风景，也成了心底一道温柔又酸涩的印记。

清明节又快到了，雨丝细细密密地落着，像是在天地间拉起了一张灰蒙蒙的网。

我在家中书房里整理一些旧物，忽然翻出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校样的标记和报纸空白处“赵世铮”三个字工整的签名，那一瞬间，我精神有些恍惚，时空恍如倒转至我曾经非常熟悉的报纸编发的夜班场景，那个叫赵世铮的小老头就那样安静地端坐在夜班的角落里，埋头在一张报样上，旁若无人地挑剔着别人文章里的毛病。

看着看着，我的眼眶就热了。情不自禁地，我走进雨夜，站在阳桥边上，看着报社的那栋旧楼。抬头望向四楼那一排窗，隐约还有灯光透出，透过这点光亮，仿佛又看见那个小老头佝偻着背，伏在案头。

没有人准确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到报社的了，只知道他到报社的时候就是以编外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校对工作，这一干，就是几十年。

大家都叫他赵老师，那是因为他年长且承担着最需要耐心与细致的工作。每一个夜晚，别人都下班走了，他还在灯下对着大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



清明时分，家乡的小溪之畔，一株株柳树临风轻舞，恰似灵动的仙子。漫天飘飞的柳絮，仿若春日里纷纷扬扬的雪花，空气中氤氲着淡淡的柳香，令人沉醉不已。这景致，既有清明时节独有的静谧与哀愁，又蕴含着春天蓬勃的生机，让人不知不觉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氛围之中。

自古以来，柳便承载着人们的离别情思。而清明节，这个饱含着缅怀先人之情的传统节日，更让我不由自主地忆起父亲。

父亲是一位勤劳、朴实的农家汉子，他的一生都在土地上默默耕耘，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着生活的希望。他恰似一棵坚韧不拔的柳树，

从记事起，就知道母亲有一条披肩。那条方形披肩是湖蓝色的底，黑白两色细长线条纵横交错，形成边长约十厘米的正方形格子格格相扣，很是好看。在当年一穷二白的家境里，这条厚实柔软又暖和的披肩，算得上是件稀罕的奢侈品。

江汉平原的冬天寒风凛冽，母亲常将披肩沿对角线折成三角，从头顶裹下，只露眉眼口鼻，在下巴处打结，便能稳稳挡住冷风。于我而言，冬日放学回家，只要看见那条披肩在家，便知母亲未曾外出，心里瞬间便踏实安稳。

那时的农家，几乎每位主妇都有一条披肩，天冷时若母女同出门，还需向邻里借用。

